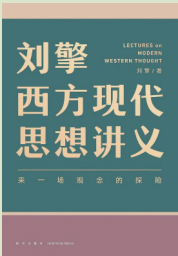


新书架



《石榴树上结樱桃》
李洱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书是李洱的涉足当代农村题材的作品。小说语言如杂花生树、生动幽默,各色人物性格鲜明,被誉为中国乡村社会寓言。荣获首届“华语图书传媒大奖”,根据本作品改编的同名电影入围第34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德国总理默克尔将德文版《石榴树上结樱桃》送给中国国家领导人,并点名与李洱对话。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刘擎 新星出版社

政治学者刘擎介绍了现代视域下包括韦伯、尼采、阿伦特、亨廷顿等19位思想大家,涉及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思想史、政治学等,他们的学说与思想深刻地介入现代生活的重要议题,帮读者理解建构思想大厦的地基与框架,并且得以直面个人生活和社会公共领域的诸多难题,收获审慎而真诚的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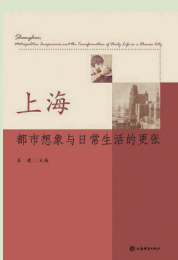
《奇云》
[美]约翰·杜海姆·彼得斯 复旦大学出版社

彼得斯问道:若无船舶,海洋是否已经神秘?若无火种,自然是否依然狂暴?若无时钟和历法,时间该如何感知?若无书写,人类是否依然蒙昧?……他往来于古今中外,穿梭于学科之林,用现代科学解答古老谜题:人与自然的关系究竟为何?看透媒介,绕不开这本《奇云》。



《法度与人心》
赵冬梅 中信出版集团

本书是北京大学宋史研究专家赵冬梅以30年史学研究为依托,为普通读者打造的一本通解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纠葛的读物。与其他制度史写作者相比,作者更强调“从史学角度关注个体的生活与命运”走向,从人与制度的关系层面通讲制度发展的历史。



《上海:都市想象与日常生活的更张》
姜进 主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

本书从清末民初这个新都市成型之初开始,讲述了20世纪上海与中国现代性故事。现代上海将中国近代天翻地覆的现代化转型浓缩在了这座城市短短一个半世纪的成长过程中,凝聚在那独特的都市空间和景观中,体现在居民的日常生活和文化的变迁中,也见证了都市社会新的技术、组织形式和人际网络的形成。

重新定义农民

——读H·孟德拉斯的《农民的终结》

□葛志华

弄清“谁是农民”是研究“三农”问题、做好“三农”工作的基本前提。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很难回答。法国著名学者H·孟德拉斯的成名作《农民的终结》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

H·孟德拉斯系法国应用社会学协会主席。《农民的终结》以法国农村现代化为线索,分析了欧洲乡村社会二战以来的变迁过程及内在逻辑,诸如农村人口的外流、农业劳动者职业角色的变化、乡村社会的多样化、乡村社会的惊人复兴等。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经过现代化的洗礼,传统意义上的自给自足的农民已经不存在了,目前在农村从事家庭经营的是以营利与参与市场交换为生产目的的劳动者。这种家庭经营从本质上说已属于一种企业,但较工业企业又有自身特点与特殊的运行机制。虽然有些农民还有乡巴佬的样子,但大多数农民与城里人的区别已经消失,唯一的区别仅在于他们的产品不同,挣钱的方式不同。

在孟德拉斯看来,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农民终结的过程。农业人口在全面融入城市化中转化为新市民,原有的小农则在扩大农业生产规模、转变发展方式进程中蜕变为职业农民。在发达国家从事农业生产的主体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而是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农场主与农业工人。所谓农民的终结,并不是农业的终结,也不是乡村生活的终结,而是“小农的终结”。在英语世界中,虽然Peasants和Farmer都可译作农民,但两者所表达的词义是不一样的。Peasants用来标作身份,而Farmer用来指称职业。这两个词语都与农业有关,但两者

近日,从光朗堂尤无曲艺术馆馆长尤灿先生处得书《尤无曲年谱》。尤灿馆长是尤无曲的嫡长孙,他从小生活在爷爷的艺术氛围里。爷爷去世后,一直致力于爷爷艺术成果的整理和推荐,做了大量艰苦而卓有成效的工作。我急切地翻开这部近500页46万字的年谱,仿佛穿越时空,在谱主曲折而又平淡的人生道路和“笔墨水融”的艺术世界里徜徉,如坐春风。我不仅走进了传统山水画大家尤无曲的诗画人生,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人幽行为迟、人淡如菊的可贵品格,而且领略了二十世纪“中国近代第一城”南通弥漫的人文气息。

诗画人生

1910年,尤无曲出生于南通的一个教育世家,名其侃,字无曲。父亲尤金镛供职于南通女子师范学校和翰墨林书局。南通尤家与南通女子师范有很深的渊源。尤无曲姑母尤瑜曾任通州女子师范学生舍监。尤无曲平辈的堂妹几乎都毕业于通州女子师范学校。尤无曲从在家庭成员指导下学习绘画,到上学后因绘画出众,常被老师赞扬,到16岁临郎世宁《百骏图》才华初露;从20岁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接收专业美术教育,到追随黄宾虹、郑午昌先生从上海美专转入中国文艺学院,学艺路上高歌猛进。1940年,他又冒着纷飞战火来到北平,向陈半丁学画,结识了萧谦中、齐白石、王雪涛等名家大师。值得一提的是,其间1938至1943年的五年中,尤无曲经历了两次婚姻,原配黄慕玉和继室李昌胤先后去世,给尤无曲予严重的精神打击,加上时局动荡,生活困难,悲痛失望之余,尤无曲并没有放弃绘

虽非“吃货”,但喜美食,更喜欢读与美食相关的文字。这是因为,美食滋润舌尖,文字温暖心灵。春节长假里,读到李敬白(原名李晋)的一本《人间滋味,温暖可期》,贴帖之至,不由让人想起林洪的《山家清供》,想起袁枚的《随园食单》,想起汪曾祺的《四方食事》,无一不是充盈情味与诗意的性情之作。至于读后的感觉,诚如封面上的一句话:“汪曾祺式的日常滋味,丰子恺般的闲适生活,尽在这本美食散文中。”

全书共计94篇文章,分为“赶早有福”“市井温度”“蔬羸舌尖”“优哉游哉”“正儿八经”五辑。所叙述的美食囊括了泰州的地方风味,家常吃食,山野果蔬、民间小吃等等。无论是三丁大包、五味干丝、鱼汤面、大炉烧饼、豆腐花、金剛脐,还是青菜、春卷、苋菜、茨菰、荸荠;无论是毛鱼、鲜麻虾、昂刺鱼、长鱼焦,还是风鸡、肴肉、湖彩蛋、萝卜响、雪里蕻,经作者的诗意描述,无不氤氲着诱人的香味,让人恨不得大快朵颐一番。

泰州地处淮扬,是个令人垂涎的美食之都。700多年前,马可·波罗游历泰州,称赞“这城不

的来源、内涵、责任等方面又有质的区别。从Peasants到Farmer的蜕变过程,就是从“小农”到农业生产经营者的角色转变过程,就是农民职业角色变化的过程,也就是小农终结与职业农民诞生的过程。

诚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一书中所说:“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法国是世界上重要的发达国家,从古到今,“它的历史几乎在人类社会所有的发展阶段都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虽然基督教文明圈与儒家文明圈不同,但法国素有“欧洲的中国”之称,与中国有许多相似的地方。虽然中法两国资源禀赋与社会制度不同,农业现代化道路各异,但都受现代化内在规律支配,都受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演进的影响。只要搞现代化,就会碰到改造传统农业,发展现代农业的课题,就会出现农民非农化与职业化的潮流,也就需要重新定义农民。

与英语词语不同,在中文字面上,农民就是农民,并无身份与职业、传统与现代之分。我国现阶段农民定义的主要依据就是户籍制度。新中国成立不久,根据当时的形势与任务,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建立完善了户籍管理制度。依据这一制度,整个社会被切成截然不同的身份体系,一边是城市居民,享有多种优厚待遇;一边是持有农业户口的农民,只能在人民公社体制内劳

此曲只应天上有

——读《尤无曲年谱》

□陈 亮

画。回上海后,饱览上海收藏大家严惠宇所藏古代名画,临摹不辍,深得涵养。在1952年回通后,尤无曲任职于南通医学院,用毛笔绘制人体解剖教学用图,业余时间力耕不辍。在特殊的笔力、笔法的历练下,绘画技法再入新境界。1979至1982年间,他三上黄山,写生变法,逐步形成泼写结合的新画法。1999年,尤无曲以九十高龄发表《笔墨水融——我的艺术观》,阐述了他的艺术理念和绘画经验,把他绘画技艺和理论推向了新的高度。

尤无曲爱绘画,一生留下数以万计的绘画作品。然而,读了这本《尤无曲年谱》我才知道,他同时还是个诗人,还是个园艺家。除题画以外,尤无曲日常喜爱吟诗,他的诗作规模是足以独成专集的。他的诗或题画作,互为映衬,画龙点睛;或咏花草,自抒情怀,明理言志。诗语平实,不娇不艳,朴实无华。如他的题画诗:丹青本是陶情物,拙处难于下笔工。若得天真三昧趣,不徒丘壑在胸中。他的《自嘲》:童颜不老翁,坐对五针松。缘结诗书画,灵犀一点通。他的《题盆景》:雀舌劫伤好护树,山泥绿石作撑支。年交耄耋孩童事,却把残缺成妙姿。更为难得的是,尤无曲的诗画人生,绵亘92年之久,可谓生命不息,笔耕不止。他的最后一幅画是2006年4月25日在去医院做头部CT和透视,中午午饭前画的盆景册页,未能完成。他最

人间滋味最可期

□陈健全

很大,但各种尘世的幸福极多”。“泰州太美,顺风顺水。”而今迈入新时代,水城慢生活,更是尘世幸福。有年泰州之行,幸与友人沿凤城河边寻访安定书院,顺道慕名寻味王春华百年老店的草炉烧饼,还有稻禾古街金月楼的秧草包子、烫干丝、鱼汤馄饨等等,至今想起,仍然感觉到齿间留香。而对于生活在泰州的李敬白来说,真是个快乐的有口福之人,别人向往不已的美食,于他都是家常便饭,寻常不过的烟火气息。当然,幸福的又何止是作者,“清晨,人们往茶馆里一坐,在天津海北地聊天的同时,夹一口爽滑的干丝;又一筷筋道的面条,再吃几个可口的点心,一天的好日子就从好口福中开了头。”

全书最大的特色是渗透着作者对美食的热情、感悟,字里行间流露着作者对自然、故乡、时序、人生的体悟与感恩。而这些感悟,又充分调动着读者的感官,引

作。两边的社会成员具有遗传性与先赋性,农民子女仍为农民,只有上大学、当兵提干、子女顶替等狭小渠道才能“鲤鱼跳龙门”;市民子女仍为市民,只有“犯事”才会被注销城市户口。在这二元社会结构中,种田并不是农民的标志,只要是农业户口,不论种田与否,都称之为农民;凡持有城市户口,即使种田也不是农民,如“文革”时期下放农村种田的干部、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等。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步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国家逐步调整社会管理政策,城乡关系由隔绝变为有限融合,由二元趋向一体。城乡关系的调整,有力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实现了从贫穷到温饱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又开启了向第二个百年目标进军的新征程。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农民的非农化与职业化异常活跃,给城市与乡村带来了机遇与挑战。时至今日,形势已面目全非,任务也今非昔比,但农民定义仍“以不变应万变”。这种定义方法固然有历史原因与现实考量,既不符合现代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又不能客观反映农民发展的实际,且容易带来社会问题。

从称谓上说,农民工、农民知识分子、农民企业家等名词时常出现在报刊与生活中,多少有点匪夷所思。农民为社会法定身

此曲只应天上有

——读《尤无曲年谱》

□陈 亮

后的书迹是2006年4月26日晨起准备输液前为学生陈赜题画展展标:“白飡书画展,尤无曲题时年九十七。”

尤无曲把一生献给了诗书画印,潜心磨砺,笃志绘画,成就了他近百年的诗画人生,照亮了无数前行者的艺术道路。关于“笔墨水融”,他说:“国画艺术是有生命的。在我看来,笔墨是骨肉,水是血液,融是整体,融通古今,融合自然,融化心灵,融洽画中各元素。这‘四融’,必须靠水的特殊作用与运用,才能浑然一体,成就一件生机盎然,韵味无穷的作品。”

人淡如菊

2006年5月13日,尤无曲走完了精彩的诗画人生。他的临终遗言是反复念叨的四个字——人淡如菊。人淡如菊,这正是他一生处世为人的生动写照。

尤无曲在教育世家出身,书香门第养成了他的淡泊、宽厚、温和的性格。尤无曲少时在前辈的“古素堂”学画,后来有了自己的画室名“后素斋”,后又改为“光朗堂”,位于丁古角,正门迎文武巷。这是当年通州城里闹市区的一方净土,典型的江南小巷,黑瓦白墙,明式古建筑散落其间。正是在这“斜阳草树,寻常巷陌”,尤无曲潜心书画,孜孜以求,在他的画室醒目处,挂有一幅师兄潘然的作品《鸡虫得失图》,两雄鸡为争食而斗,而蜈蚣则悄然逃去。借画寓意,可以看到主人的处世态度。他的学生陈斌先生回忆

人间滋味最可期

□陈健全

导着读者品味美食的味外之味。比如,《笋肉包子》一文中,作者写道:“品笋肉包子要心平气和,于边侧面皮咬开小口,慢慢吮吸流出来的卤汁,随着卤汁在舌面上流动,味蕾也逐渐兴奋起来,上前再咬开一口包子,穿透松软带有麦香的面皮,会发现滑嫩的肉糜根本不会咬合,已软塌塌地自我缴械,当抱着偷懒的心态不想咀嚼时,笋丁中探出了头,牙齿只得不情愿地再次循环运动,嚼上几个来回后,香醇似脱腥的鸭马在口腔内奔驰,美味的小康之路在体内铺就,心也不由自主地飞扬起来……”读着如此曼妙的文字,仿佛觉得过往自己吃包子的路数都错了,唯有如此,才会愈加惬意,才会愈加品味到包子的味外之味。

还有《跳面干拌》一文,也是笔触淋漓,传神极了。“他们跳完面后,把‘跳’后的面团切得细细的,煮后用笊篱捞起来,抖干水

份,而工人、企业家则是现代职业,两者的组合没有脱离传统的窠臼,不仅令人费解,而且带有明显的社会歧视,既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又不利于社会治理。甚至可以说,农民工等概念不消失,现代化也就“化”不了。

从社会公平角度来讲,现行户籍制度又称之为二元户籍制度,以户口城乡有别、城乡隔离为重要特征,与计划经济体制有高度的适应性,固化着城乡社会成员不完全平等的社会身份。人生下来就被划分为不同的身份、不同的户籍,享有不同的公共服务,以及市场准入挂钩,制度上限制了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与市场化配置。这些年,我国劳动力市场有长足发展,有力地支撑了现代化,目前城市常住人口达65%,而户籍人口只有45%,尚有2.9亿农民工处于半城镇化状态。虽然户籍不再是农民流动的“紧箍咒”,但现有的政策仍有计划经济的烙印,进城农民很难拥有非农户籍,更难享有户籍背后附带的教育、就业、社保等公共服务。这对农民工既不公平,更不合理。

从城乡治理角度讲,户籍地与居住地分离,给城乡社会治理带来难题。就城市而言,相当比例的农民,工作在城市,或在城市安家,或在城镇务工经商,有的甚至常年不回家,但在城市没有归属感,更享受不到公共服务,沦为城市边缘人,给城市治理带来难题。就农村而言,为数不少的农民不在农村居住与工作,但又与

此曲只应天上有

——读《尤无曲年谱》

□陈 亮

说,先生个头低胖,不善辞令,但目光明彻,面目慈祥,头发银白,直立不驯。先生为人,可用人淡如菊形容,有儒雅、古逸、超然的君子之风,充满了书卷气和山林气息。见到他,总会让人想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悠然、淡然、自然是他的真性情。他有诗曰:“人生只有儿童好。世事如麻逐岁加。安得此身无俗累,缘联书画酒棋花。”1940年,尤无曲在北平入室陈半丁学画,不仅画艺大涨,而且结识了齐白石、蒋兆和、萧谦中、王雪涛等名家。1941年,他在北京中山公园水榭举办个人画展。一向节俭的齐白石以140元的价格购画展中标价最高的作品《纤夫图》以示鼓励。北平《新京报》及《艺术》杂志也发表评论文章,可谓名动京城。

1943年中秋节,齐白石还为尤无曲拟定润例。此等荣耀之事,尤无曲自己却从不提起,当有人问起此节,他才略述一二。尤无曲诗书画印俱佳,但他从不以此为名,自谦不会写字。他诗作颇丰,也自谦从不示人。而每遇有人索画,他基本有求必应,也不敷衍了之。由于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常有不速之客来访。2005年,尤无曲已96岁高龄,一次,有两个自称尤无曲医学院同事儿子的人登门索画,尤无曲虽觉来客冒昧,且说话毫无礼数,但仍然耐心地画了两幅画,两人满意而归。而对于登门求学者,他更是耐心细致,循循善诱,不仅授以画技,更教给为

开花馒头,坐到天井里,看着花园盛开的花花草草,闻着花香,看着几只还在飞舞的小粉蝶,嚼着小菜,一口馒头一口粥,清淡之味让人回归于安静,整个人似乎直入天上清涼之境。”咂摸之余,这样的生活似曾相识归来。

都说“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读着这本书,犹如在一场纸上旅行中收获了人生幸福的滋味。想来,这正应了周华诚的推荐语:“热爱美食之人是惜福之人,懂得生活的恩赐,领受周遭的友善,拥有面对未来的勇气。他顺其自然,不惧未来,有啥吃啥,每每欢喜。他诚诚恳恳地吃,诚诚恳恳地过日子,把每一次与食物的相遇视作日常的修行。李敬白就是这样的食客,也是这样的生活家,从他的文字里,可以读出一个温暖的世界。”此言不虚,我深以为然。

再说《开花馒头》,“开花馒头搭粥,开花馒头佐汤,是传统人家的吃法。天气燥热的傍晚,煮一锅绿豆汤,弄点酱瓜萝卜干,拿上

